

殘像

第一次遇見 P 是在端午節過後不久一個酷熱的午後。

室外的蟬喧囂到全世界的蟬一起發狂的程度。雖然知道這是物種為延續短暫生命，聲嘶力竭的交配吶喊，但嘈雜持續至某個程度，鳴叫的目的似乎漸漸淡去，成為毫無意義的聲響。

我看著工作桌上一疊疊戶籍資料，隨意瀏覽著資料裡的人名，感覺世界上竟然存在這麼多不同的名字，並且還能夠建立起某種關係，共存一張戶籍紙上，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剛進入戶政事務所工作時，時常還會仔細揣摩每個名字的含意。工作一段時間後，名字漸漸失去意義。許多名字其實是算命求來的，唯一有意義的只有筆畫，與字義毫無關連。況且揣摩意義這種事，徒增大腦負擔，對工作沒有任何幫助，還會降低工作效率，實在懶得做。

但最近開始覺得，不同名字竟能在同一張紙上，如此輕易建立起關係這個事實，背後或許有著什麼含意。很難想像自己會與另一個名字產生關係。或者說，正因為不想與人產生關係，才決定作個公務員。名字最好就只是名字，如同蟬鳴就只是蟬鳴，沒有意義也沒有目的，只有筆畫與聲音。人生也是如此，只要徒具活著的形式，不問意義也不問目的，便能出人意的單純。

但我也並不否認，每天看著這麼多名字，卻沒有一個與自己有任何關連，這其實是件相當寂寞的事。不過選擇了單純的人生，寂寞也就沒想像中那麼複雜。

畢竟任何活著的形式，也應該要有寂寞之形，才算好形。

然後 P 便從酷熱的午後走進室內一樣喧囂的蟬鳴，直接到我桌前坐下，開始詢問戶政事務的問題。

如此毫無預警的侵擾，使我困惑了一下。並且那種沒有猶豫，一直線逕自前行的模樣，也讓人不太自在。我假裝聽她說話，一邊抬頭環視室內，考慮請她去其他櫃臺。

或許是公務員做久了，不自覺會露出所謂公務員的死樣子。P 大概很快就發現

我心不在焉，突然站起身來，指著我身後牆柱上的標語，一副麻煩請你回頭瞧瞧的樣子。

我自然清楚標語寫些什麼。這幾個月來，提升公家機關服務態度的禮貌月活動，一波波展開。甚至學起速食店，票選出當月最佳服務員。接下來說不定會出版印有像是五月先生，或六月小姐的公務員掛曆。

不是很開心，這樣被人指責。但也不會很不開心。P 起身後的姿勢，和眼神裡的笑容，給人喝咖啡時，對面的人故意提醒你，咖啡是用杯子不是用湯匙舀來喝，這種捉弄人的味道。

是一種什麼即將發生的味道。

我沒有理由的相信，若是起身輕拍眼前這名女子的頭，然後笑著對她說，你找死 Y，也不會發生什麼不愉快的事。

當然，我沒無聊到真站起來這麼做。只面無表情看著 P，以眼神示意她坐下，請她說明詢問事由。

結果是，她果然毫無理由走到我這兒來。關於她外國男友可能入本國籍的種種細節，很抱歉，不是我的業務範圍。她之前一直線走來的氣勢，原來與自信毫無關連。我第一次瞭解，腦袋一片空白時，人可以單純到自信滿滿。有什麼比毫無理由的自信來得更嚇人。

這次換我指指懸垂頭頂上方的業務吊牌，一付請你看清楚你覺得我看起來像是懂英文的人嗎？沒錯，一付公務員的死樣子。

幾年以前，公家機關為提昇人員外語素質，鼓勵學習外語並給予補助。條件是成績不能不及格，拿不到證書便要繳回學費。當時我閒閒沒事，去了離家不遠的大學語言訓練中心上課。

學員大多是上班族，和零星的大學生。雖然不明瞭既然已經在讀大學，何必另外花錢來這上課，不過對疲憊的上班族和單調的公務員來說，這幾個年輕大學生沒來由的活力，和沒有包袱的脫線，多少能讓人上課少打點瞌睡。

一切都在和睦的氣氛中進行。

同學們雖然談不上打成一片，不過課堂上常進行分組討論，大家強打精神，專

注聆聽對方怪怪的英文腔調，彼此半摸半猜到底在講什麼，順便交換體諒的眼神和禮貌的微笑，自己雖然不是挺投入，倒覺得這也是打發時間的一種有趣方式。下課時大家多半趴在課桌上打盹。不想趴著時，我會到教室外找個沒什麼人的地方吸支菸。

夜晚的大學校園是個可以發洩過剩想像的地方。稀疏的路燈亮光切割出許多幽暗角落，總有不知何處發生的窸窣語音，空氣中似有若無的飄蕩著，引人想像到底誰跟誰說了什麼。可惜我沒什麼過剩的東西可以發洩，總是專注的吸菸，頂多分神看一下腕表。

自己中止修業的前一晚課間，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和P交談。

P從他隱身的角落走近時，我夾菸的手指緊抽了一下，不過沒讓菸掉落。他問我要了一支，然後和我一同站著吸。

「謝了。」P搖搖指間的菸。

「對不起，」像要打破我們之間的沈默才勉強開口，「我上課時注意到，你上衣口袋裡好像有什麼東西總是在動。」

我臉部肌肉微微抽動。

「那是什麼？動得其實不明顯，只是剛好注意到，不太像呼吸的胸部起伏。如果侵犯到你的隱私，對不起。」

P嘴邊的菸燃亮，微弱的紅光映出他紅紅的眼眶。

「你剛在哭？」紅光跳了一下。

「抱歉。給你添麻煩了。」

有點困惑。「我沒什麼好麻煩的。在哭什麼？」

「其實剛被對方說要分手，想找個沒人的地方哭一下。」

「哦。」答案不怎麼吸引人。開始後悔問了無聊的事。應該安靜吸完菸，乖乖閃人。

「難過的不是分手，是自己說了過份的話。我跟他說你這個死老外，把我當成跟其他女人一樣，等著被你們這些老外解放嗎？」有些混亂。「然後他露出悲傷的眼神，直到我離開。」

「嗯，聽起來，是有點過份。」

「我知道不是所有老外都是那樣。你應該聽到傳言，有個老外私底下說，來這教書，是要解放這裡的女性。我心裡明白他不是這種人。但生起氣來，就口不擇言。」

我無意識伸手揮動眼前的空氣。

「其實最讓人難過的，是我跟他說了之前跟那個渾蛋外籍老師說過一樣的話。」P 停頓了一下。「真是最糟糕的結尾呢。」

「說了什麼？」

「Fuck you, you son of foreign bitch.」我不禁笑出聲來。

P 踩熄菸，暗黑中頭部輪廓左右微晃，應和般發出有些乾燥的笑聲。

「不過這裡的女生常圍著外籍老師前前後後轉，或許真的想被解放。」

P 黑黑的眼瞳暗黑中依然分明的望著我。「你說真的，還是開玩笑？」

我踩熄菸。「就算玩笑好了。不過我不太喜歡女生。」頓了頓腳。「那樣的女生。你何必替她們出氣，她們不見得感激你。這麼關心？」

「嗯，這個等下再回答。先告訴我你口袋裡裝了什麼。」

虫從上衣口袋裡爬出來時，我握著原子筆的手緊捏了一下。

P 完全不在意我的死樣子，賴在桌前不走，一付請給我個交代的模樣。我盯著 P 的臉看了幾秒，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她數秒後回了一個燦爛的微笑，不知表示她的決心，還是想化解這幾秒的小尷尬。

陌生人的微笑特別有用。我嘆了口氣，開始敲打鍵盤，調出歸化本國籍的相關說明檔案，然後刷的一下水平旋轉螢幕 180 度，碰倒桌上的保興安油薄荷棒喉糖罐，最後在 P 略顯瘦削的鼻尖前俐落停住。無機質回應微笑。所謂公務員之魂。

「哦，原來是這樣。看起來有點麻煩，你能不能說明一下。」應該是從來不會聽完語音指示就按 0 或 9 轉接客服的那種人。

「這個流程表很清楚。簡單來說，需要幾個條件，」我順手抄起一支原子筆，反轉螢幕 90 度，用筆尖隔空圈指螢幕上數個區塊。「結婚的事實，申請居留證，和居留期間。就是這裡，這裡，還有這裡。要注意對居留期有三次不同的要求，標準不太一樣。」

螢幕前我和 P 的頭幾乎並列，沈默著。P 專注盯著前方，似乎正用力理解幾個數字代表的意義。

「3 年每年 183 天，2 年每年 270 天，5 年每年 183 天。都還要以上啊。」

「記得先結婚。」

「我自己都待不了這麼久呢？」似乎很煩惱。

P 的右手肘突然靠上桌面，手掌撐起隨身子放鬆傾斜的面頰，頭髮披散我們之間的空隙。我略微拉開距離，看見桌緣毫不猶豫托住她中性襯衫合身包覆住不大不小的乳房。

然後虫便爬出上衣口袋，一步步踩上桌面高低不平的文件，繞過大小不一的障礙物，在 P 肘尖不慌不忙轉彎，到了桌緣順著起伏之勢，堅定爬上 P 襯衫胸部，細足前端吸盤取了微妙四點附著，最後貼在 P 的乳房上棲息。

我握著原子筆的手緊捏了一下。異樣的皮膚觸感或許會讓 P 大叫。

「咦，這什麼？」P 回神低頭看著自己的胸。出乎意料的沒有驚嚇。

「咦，你看得見？」或許自己語調跟之前明顯不同，P 興趣盎然的盯著我。

「我眼睛應該沒問題。你養的？」P 沒有變換姿勢，只微微仰頭轉向我，像是怕驚擾到虫的休憩。

「嗯，算是吧。」

P 望著我，似乎等著我繼續。停了幾秒，視線回到自己胸前。

「還算可愛。這是什麼？」

「我的虫。」

「真的假的？」這是 P 聽完故事後的反應。正常人應該會有的反應。

進入戶政事務所工作第三還是第四年，或許正邁向中年的緣故，漸漸提不起勁與人產生關係。看多了戶口名簿，了解到必須先與沒有血緣的人產生關係，而且是肉體關係，一紙血緣關係的官方謄本才能成立。不是很能理解這樣奇怪的邏輯，並且對這有點莫名其妙的條件，感到些許無力。

不想與人產生關係，特別是肉體關係。以這樣的心情過日子，很單純，就只是

過日子。自己斷了建立血緣關係的機會？這倒無所謂。但奇妙的心情卻慢慢發生。現在想想，反而很合邏輯。不需要肉體關係，某個器官也就不需要了。

然後，那個器官就真的消失了。

當然，不是憑空消失。

懷抱著奇妙但並不多麼強烈想要捨棄器官的心情過著日子的某天晚上，逛到這樣一個網站。歡迎以加密傳輸協定張貼各種疑難雜症，本站將客製化仲介解答，絕對保密。於是無所謂的給了一帖。幾天後收了回帖，內容只有一行鏈結，連到只賣一項產品的網站。不算貴得負擔不起，但沒有保固，沒有客服，不接受詢問，只保證有用，但後果自負。註：後果不可逆，使用前請確認。下單最後一頁，送出按鈕上寫一行字，是否已覺悟願意接受本產品前述條件暨一切使用後果？不勾選是，送出按鈕按不下去，只好勾了是。

等貨來的那幾天，對自己竟敢隨便在網路下單感到不可思議。或許網站上充滿警告意味並且不願負責的文字莫名吸引我。雖然不清楚怎麼使用，有沒有用，也無法預知使用結果，但捨棄器官的確需要點覺悟，或許真的要先確認一下。不過不知道使用後如何，使用前又能確認什麼？總之那幾天，沒特別期待什麼，只感覺些微的混亂。

貨來的那天，一切如常。下班回家，接過管理員代收的包裹，比想像中來得小，且輕。吃飯，洗澡，更衣，之後坐在客廳打開矮几上的包裹。裡頭一只精美小盒，盒外有橡皮筋綁住一紙簡略說明。請於凌晨零時至清晨六時套上，時段嚴守，中斷嚴禁。本產品無毒，無害，請安心使用。使用效果因人而異，勿需驚慌。盒內盛著一只套子，表面有蝕刻般的圖騰紋飾，看不懂的紋飾，但也不會令人害怕。

離零時還有一個多小時。中斷應該不會，畢竟睡覺時不會取下。時段應不用這麼嚴守，剛好洗完澡，可以開始。小心套上想要捨棄的器官。套內纖毛般構造貼覆器官表面，沒有密不透風的緊束感，但與神經末端建立起微妙的接點。持續有一分鐘吧，想捨棄的器官彷彿展開羽翼不停振翅。有種不是我想捨棄器官，而是器官要離我而去的錯覺。一分鐘後回歸平靜。我喝了口水，上床睡覺。

是一個記不起來有什麼夢的夜。起床時已過了六點。頭枕凹陷處不遠的角落，套子平躺著，器官原本位置剩下一個小小的開口。然後套口蠕動了一下，爬出來，我的虫。

是不是我的虫，很難講。但器官消失了，是事實。這樣的結果正不正常，不清楚。畢竟沒有嚴守使用時段，或許產生了什麼副作用。雖然有點驚慌，但身體沒有不適，消失的器官也因為那小小的開口，維持住原有的基本功能。一段時間後，漸漸習慣。身體變輕的自己，捨棄了用不到的器官的自己。

只是虫還在，沒有離開。不需要餵養，可以自己活著。總是跟著我，但似乎不是誰都看得見。

「真的假的？」P 睜大眼睛望著我。「你確定是你的虫？我是說，你確定是你那個變成的虫？」

「不很確定。不過依常理推論，應該算是吧。」

決定明天起就不再上課，才向 P 說了這些。畢竟他看得見。

「這整件事一點都不合常理吧。」P 笑了。「所以我摸它，你也不會有感覺？」P 伸手碰觸不知何時已從我上衣口袋微微探出頭來的虫。

我取出虫捧在掌上遞給了 P。「沒問題，你摸摸看。」

「蠻可愛的。」P 輕撫虫體。「涼涼的，很舒服。」

「那如果這樣呢？會有感覺嗎？」P 突然將虫的上半身含進嘴裏，露出惡作劇的表情看著我。

我睜大眼睛，呆立幾秒。「你在幹嘛，悶死了怎麼辦？吐出來。」

「抱歉，開個玩笑。」P 吐出虫，擦擦嘴，還給我。

「當作交換秘密好了，」虫爬回上衣口袋，P 接著說。「也算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幾分鐘前已打了上課鐘，該進教室了。

「我不是關心女生，要替她們出氣，才去罵那個死老外。是因為自己將來也不想這樣子被看輕。」

P 眼神變得有些嚴肅。「我啊，想變成女人。應該說，一定會變成女人。即使知道很困難，還是想要去做。」

眼神渙散開來。

「唉，如果那個網站有賣適合我用的東西就好了。雖然有點不可思議，但如果像你一樣，睡一覺就能無痛變身的話，再貴我也願意。」

我沒有糾正 P。應該算瘦身吧。「可惜，我後來再找不到那個站，就像憑空消失。不然很樂意讓你試試。」

「沒關係，各人際遇不同。好像該進教室了。」

我和 P 併肩踱步，一路無語。

進教室前，P 轉頭。「我們好像沒一起分組討論過。記好了，我叫 Paul。就算變了身，名字也不會變。嗯，最多變一點吧。對了，將來可別隨便愛上變成女人的我喔。」

我苦笑了一下，尾隨 P 走進教室低身回座。

四十分鐘後走出教室的我，沒有跟 P 道別，也沒再踏進那個校園。

怎麼開始和 P 交往，如今已不記得。我們之間算不算交往，至今仍不確定。

第一次見到 P 那天後來如何，過了這許多年，印象也已模糊。只記得看著 P 的基本資料表，隨口問了她有沒有英文名字，她說有叫寶拉，能不能麻煩你寫在這我說。資料表上中文名字旁，拼出了英文字母。Paula。

或許想多認識 P 的心情，是從這裡開始。和 Paul 一樣，看得見我的虫。和 Paul 名字相似，只多了一個 a。

和 P 認識那幾年，現在想來，其實沒見過幾次面。P 是閒不下來的那種人，一年中沒幾個月留在國內。到泰國教潛水，到印度流浪，到尼泊爾靈修兼攀岩，回印度學瑜珈，走緬甸越南，去斯里蘭卡潛水，定期回泰國鑽研火舞，時不時去峇里島觀摩舞藝。每趟行程長則八、九個月，短也有四個月、半年。P 喜歡一個人揹著背包四處闖，電腦不用手機不帶，一出國門就像人間蒸發，只能等她自己願意回來，而且能安全回來，才有機會見到面。

見了面，多是我聽她說話，說旅途中種種困頓與辛苦，認識的人與經歷的事，看到的世界與天空，遇見的海洋與土地。畢竟就算一年沒見，我的公務員生活也沒什麼可多說的。P 似乎明白這點，總是盡情的說。

P 和我活在完全不同，而且不會有交集的世界。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我們之間從未觸及我們之間的關係。或許我們從來就沒有什麼關係，才能這樣見面聽她說話，偶而我說說話。印象中幾乎不會主動連絡 P。其實連絡也未必連絡得上，我從來搞不清楚她的行程，想連絡時只是想想，不知她在國內還是國外，也就懶了。

P 回國後通常會給我簡訊，找我出來聊聊。反而在國內會用手機，有時想這樣問，不過也不是多想知道的事，就像我們並不多想知道對方的私事。除了國外闖蕩的經歷，P 沒談過自己其他什麼，也沒問過我公務員以外的生活。感覺上我們見面，只爲了再一次活在她的故事裡，只有在那個不牽連彼此私事的世界，我們似乎才知道如何開始說話。

但我隱約感覺，P 會找我，並不是因爲我多特別，而是我對她來說，應該算最沒有負擔的一種關係，所以能見完面後，揮揮手頭也不回的走。或許 P 身邊的人，都想把她從目前飄蕩的生活中拉出來。而她知道，出國再多次，我也不會挽留她。人與人的關係變深，說不定會變得更寂寞。

見面時唯一的尷尬，是虫總喜歡爬上 P 的胸，安安靜靜憩息著不走。我幾次試著抓回來，但一不注意，又爬回去。P 似乎不以爲意，笑著說喜歡我呢，皮膚雖然涼涼的趴在這胸口卻熱熱的，在國外會想念這種感覺。我聽了作罷，只能任虫亂爬。

有次 P 從峇里島帶回飾帶，自己動手修成虫頸大小，開開心心給虫戴上。不過載起來我皮膚會異樣麻癢，後來只跟 P 見面才讓虫戴著。雖然有點尷尬，但虫蜷伏在 P 小巧緊緻的胸上，一同隨著話語呼吸起伏，不能否認是很好看的景象。

要說我從未懷疑過 P 是變身後的 Paul，自然不是事實。但也不會特別想去追究。雖然看得見虫，P 沒有任何記得虫的跡象。我曾想過，或許 Paul 無意間找到類似網站，買了類似產品，唯一的副作用，是失去變身前的記憶。問題是，我這樣問自己，就算這有點可笑的妄想是事實，又如何？不是已經有了覺悟，只要單純的人生？難道要向 P 再說一次自己的故事，然後靠著故事就能建立起什麼關係嗎？

我不免驚覺，十年來，虫成了我與他人產生關係的最後連結。光是捨棄無用的器官還不夠，虫或許也要捨棄。

十年相伴，第一次認真想殺死虫。結束與 P 六年來的關係。

可惜的是，沒等到最後一次見面，P 就消失了。

週五夜，搭乘開往這個城市北方的高架電車。窗外霓虹夜景流逝。電車終點是海邊，但我無意去到那兒。越過許多張力鋼絲撐起像拱形大橋的建築物就要準備下車了，P 曾經對我說，那裡有一間不大不小的店，星期五晚上我常在頂樓表演電車上也能看見你有空可以過來。電車進站前，窗外樹叢間的確看得見兩團火球飛舞交錯，在空氣中留下奇異的殘像。

六年間，我從沒來看過 P 表演。

P 最後一次出國去了普吉島，那兒有人找我當半年潛水教練，剛好去年氣瓶數破千應該沒問題。見面結束時，她把虫抱在胸前，吻了幾下虫的頭，那時她剛從尼泊爾回來，因攀岩意外折斷的手指仍包著固定帶以略微扭曲的角度撫摸虫的背，然後說下次再見囉，把虫交還給我。

想等 P 從普吉島回來，見最後一面，結束關係，再殺死虫。

等了三年，P 沒再發過簡訊。中間卻發生了一次海嘯。從此沒打通過 P 的手機，自己不認識任何認識 P 的人，想找也無從找起。一個人的消失，或許比想像來得容易。

等不到見 P 最後一面，關係無法結束，只好先處理虫。

昨晚下定決心讓虫泡了一整夜的油。

推開門走進店內，不大不小的狹長空間擠滿外國人，手裡都拿著酒瓶酒杯站著說話像在吵架。熱鬧的週五夜。我穿過人群爬上頂樓，順手把虫丟進地板角落的火鏈油罐，然後下樓出了店門走向車站。

站在月台上，看著車行方向指示，突然想搭電車繼續北上。

從此一個人應該蠻適合去看看海吧。